

赵忠全
著

1948

Xue

Se

Qi

血色



1951



1948-1951
年的新疆，
是一个王朝
更迭的乱
世。苛政、贪
腐、兵燹、匪
患、饥饉、骗
局、尔虞我
诈、物价飞
涨、人心莫
测……艰难
挣扎于乱世
中的三位异
族、异姓兄
弟，在多浪
镇这个多民
族杂居的西
域小城里，
被挟裹进滚
滚的历史洪
流，上演了
一出跌宕
乖蹇的命运
悲喜剧……

作家出版社

血色旗

Xue Se Qi

赵忠全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色旗 / 赵忠全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063-8231-1

I. ①血…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3310号

血色旗

作 者: 赵忠全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薛 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haozuoq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36千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231-1

定 价: 3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引 子 此乐本自龟兹出 /001
- 第一章 玉关早春听归鸿 /008
- 第二章 笑问客从何处来 /027
- 第三章 银山碛口风似箭 /047
- 第四章 巴郎今夕捉鸯格 /065
- 第五章 人马轻如一叶旋 /085
- 第六章 天子呼来不上船 /107
- 第七章 铁马冰河入梦来 /125
- 第八章 更夸仙果好频婆 /144
- 第九章 身世浮沉雨打萍 /163
- 第十章 丹杏笑风真有意 /182
- 第十一章 羌笛胡笳不用吹 /202
- 第十二章 千树万树梨花开 /223
- 第十三章 橐驼万里输官稻 /245
- 第十四章 红旗遥识汉家营 /268
- 尾 声 经万里兮归有德 /291
- 后 记 /300

引子

此乐本自龟兹出^①

整个龟兹城，静得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的一汪死水泡子。

白昼的枪弹声、厮杀声、马蹄声、哭喊声，随着那一泓水，渐渐漂流远去，浪花也不翻一个，突然降临的夜幕，让原本喧闹的龟兹城静得瘆人，他浑身的肌肉更僵硬了，硬得连身上的虱子也咬不动。

哈尼被突然降临在白氈（die）子巷的寂静紧紧包裹。他觉得，自己被胡大^②抛弃了，龟兹城的人，究竟是被铁木尔兄弟杀光了，还是像鸽群一样，飞出城去了？他们将他一个人留在这座空寂的死城里，留在白氈子巷铁匠家这个马厩内的木马槽下。马槽翻扣得并不严实，一根鸡蛋粗细的拌草棍，将马槽支起一道缝，缝外的黑，比马槽里更浓，更稠。

哈尼想，外面通天彻地的黑，难道是从那条缝隙钻进马槽里来的？阳光像盐粒子一样不知节俭地洒下来的时候，他将马槽反扣过来，罩住了自己，蜷缩在马槽里的整个白天，他还在满城枪弹横飞、金铁交铮的厮杀声中，清晰地看见了干缩遗留在木马槽缝隙里

① 唐，李颀，《听安万善吹笙箜篌歌》。龟兹，汉唐古国，现称库车，隶属阿克苏。

② 源自波斯语的维吾尔语：穆斯林对“安拉”的称呼，意为“自在者”。

的苜蓿叶、青草梗，看见了木板的纹路和节疤，如今却什么也看不见，只剩下浸透在槽板中的马料香，他闻出了其中的胡豆味、豌豆味、玉米味、棉籽饼味，还有渐渐浓稠的黑夜的味道，一种他家鸯格^①生娃娃时的黏腥味道。

既然天已黑成一个夜，就连马槽外兴奋得嘤嘤嗡嗡的苍蝇和身上闹人的虱子也瞌睡了，哈尼打算睡一觉，再等一等，等到夜黑得更像一只猫头鹰的时候，才能掀开马槽，逃离这里。马槽不够长，他的双腿伸不直，睡不舒服，横垫在腰眼里的拌草棍，梗得他浑身酸疼。

哈尼是来龟兹城买铜的，几斤就行。玉山·阿尤甫大阿訇给了定金，让他为东方礼拜寺打制几件铜器。马仲英和盛世才^②，已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开战近俩月，这个时候出门，可不是个好主意。若非阿訇交代的事情，若非阿訇给了定金，他本不打算来龟兹买铜，但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怎么能拒绝他最敬重的玉山大阿訇呢。

出门的时候，街对面丝绸百货庄的张老板，看见他给灰驴套鞍，随口招呼了一句，出远门啊？他说，啊，去龟兹城白氍子巷，置办点精铁料，玉山阿訇定做了几件细器。他没敢对张老板说去买铜。盛世才的督军府，要把铜料用作造钱，禁止民间买卖，即便不禁，多浪镇这边，也买不到铜料，只有龟兹县的大山里，有一座官府开挖的大铜矿，私下可以买到铜料，他以前在龟兹城白氍子巷的铁木尔家铁匠铺里，曾经偷偷买过两次，也不多，三斤五斤而已。

被送来当学徒那年，张老板的丝绸百货庄就已开在对面。别人肚里塞满心肠肝肺，张老板肚里装的全是诗书文章，虽然张老板年龄大了，有点唠叨，哈尼仍然爱听他说话。张老板说：去白氍子巷？那可是好地方啊。南疆如今的棉花，一大半都在龟兹城的白氍子巷贸

① “鸯格”，维吾尔语：嫂子，泛指成年妇女。近代汉语中，也译作鸯哥儿、洋冈子。

② 盛世才(1895—1970)，字晋庸，辽宁省开原人。1933年至1944年间统治新疆，民间一度有“新疆王”之称。

易。哈尼老弟，那“白氍子”三个字，就是棉花的意思，那是你们维吾尔老祖宗的叫法。司马迁的《史记》里说，两千多年前，我们张家，有个叫张骞的老祖宗，来西域跟你们的先人做生意，康居国国王，还用“锦绣白氍，贡赠中国”，巴结我们汉朝皇帝。新疆种棉花的历史，比口里的汉人早得多了……

哈尼却顾不上听着张老板继续叨叨了。多浪镇到龟兹城，将近四百里路程，胯下的灰驴，要赶三个红日头呢。他跨上驴背，“嘚”一声弹舌驱驴抬蹄那一刻，哈尼发现，张老板对急于上路的他有些失望，有点肚子胀。

第四个红日头即将露脸之前，他牵着和他一样疲惫不堪的灰驴，终于拐进了白氍子巷，刚靠近铁木尔铁匠铺的夯土院墙，他发现有些不对头。数锤震天的鞞鼓响过，巷子里几乎所有的门洞，都朝外一队一队吐人，一瞬间，巷子里挤满林立的刀光，人群簇拥着两匹杂色马，马上的人，他也面熟，是铁匠铁木尔家两个彪悍的儿子。大铁木尔，手里举一杆老铁木尔在自家铁匠铺里打造的火铳，背上斜插一柄精钢宽刃大刀，小铁木尔双手擎一根木杆，木杆上，挂一方艾德莱斯绸。多招眼的红绸子啊，赤色的经纬底线，白、黑、蓝三色丝线织出的卍字花边，居中缝缀四个方方正正的金黄汉字，汉字上面，是一排维吾尔文字，绸子的下沿，擦一溜黄澄澄的流苏穗子。举绸子的人，不止一个，小铁木尔挥动木杆，将那方艾德莱斯绸呼啦一声在头顶甩一个红色的闪电，身后噗噜噗噜擎起十几方绸子，映照得白氍子巷红彤彤一片，每一块红绸子后面，都跟一队戴花帽的红彤彤的脸，竖一溜刀矛尖锋。

大铁木尔手中火铳，冲天一声怒吼，撕破黎明前仅剩的一点晦暗，白花花的盐粒就洒满了巷子，十几杆旗子引领的队伍，齐声呐喊，分头朝各个巷口奔腾，一瞬间，龟兹城像一坨烧红的杂铁，在铁木尔兄弟挥舞的锤子下，铁花飞溅。

被手擎旗帜、刀矛、火铳、牧羊铲、坎土曼的人群挤倒在墙根，哈尼终于反应过来。铁匠家的铁木尔兄弟造反了。古老的龟兹

城，又出大事了。他曾经听张老板说过，这龟兹城的白家，秦汉隋唐，封过许多王，建过皇宫，也出过很多大事。但龟兹城现在不叫龟兹了，叫库车，大清朝一个叫什么乾隆的皇帝，将西域定名为“新疆省”的时候，顺便将名声很大的龟兹，更名为库车，但张老板和哈尼都改不过口来，仍然喜欢叫它龟兹城。

身后灰驴已不知所向，哈尼顾不上驴了。哈尼也不知身上从哪里来的劲儿，一纵身翻过铁匠家比他还要高出一头的夯土院墙，跌落在墙内之后，才发现那是一个空荡荡的马厩，一排木头马槽。

整个上午，哈尼闻着喷香的马料味度过，也没感觉到饿，只是浑身哆嗦得像一匹在尘土里打滚的驴。下午，一队人马，杀进院内来，他们有枪，说着舌头不打卷的汉话，他听见了男人女人们撕裂的哭喊、惊恐的求饶，听见了子弹、刀矛等铁器刺穿皮肉之后，噗吡噗吡的漏气声，听见了又一队人马杀进来，围堵前一拨汉人，听见他们将汉人砍翻的惨叫声，甚至有一杆矛尖，嗖的一声从马槽底部扫过……哈尼在马槽里别扭着身子，抽出靴子里那柄终年随身的精钢短匕。一旦有人掀开马槽，朝他动手，哈尼打算殊死一搏，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终于，后进院子的一拨人撤出了，院内只剩下呼呼的风声。哈尼为自己刚才一瞬间冒出的暴戾想法，单手抚胸，默默地祷告了一万遍胡大。

铁匠铺后面的老胡桐树上，猫头鹰发出第一声咕噜时，哈尼醒来了，胃里的一声咕噜，似乎比猫头鹰的叫声更响。饥饿原来是有声响的。哈尼慢慢把手指伸进拌草棍支起的缝隙里，将马槽轻轻翻起。马槽里外，都是一个黑，只是，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让哈尼想吐。两只，不，四只眼睛，像四粒红中泛绿的鬼火，在不远处盯着他，其中两只，发出呜呜的不耐烦被打搅的噪声，他顺手拎起身边的拌草棍，站了起来，棍头冲着四只眼睛。两条狗，刷地掉头，消失在黑暗中。

虽然只来过两次，铁木尔铁匠铺的这个院子，他大致熟悉。一溜四间正房，东边几间厦棚，一间支着熔铁炉子，两间专门储存铁

料和石炭（原煤），西边一溜棚子，辟作马厩，也不养马，喂养十几头驴骡，摆十几挂大车。铁木尔家俩儿子，老大跟着老铁木尔打铁，小铁木尔，则养一个车队，帮白氍子巷的商人们拉运棉花，白天跌进来时，哈尼没看见驴骡和驼马，也没看见几乎半人高的外包铁箍的木轮大车，只看见一排排木头马槽。如果记忆不错的话，四间正房的西北角，有一个角门，通向后面的白佛庙巷，白佛庙巷一直向西，出城三里，就是龟兹河渡口了。哈尼决定就近去西北角门试试运气。

哐的一声，哈尼撞翻了一个马槽，声音大得他的耳朵嗡嗡嗡好一阵响。哈尼匍匐在地，直到那个响声还原成一团静谧的黑，仍不敢站起，四脚着地，继续朝前爬。他摸到一个人的脚，又摸到一个人的腰，爬近角门之前，哈尼摸到了黏糊糊数不清的人，多数是男人，其中，一个半大孩子，两个女人，他从摸到的胡子、裙子、辫子、奶子——胡大呀，判别出了死人性别，那些躯体，都在变冷、变硬。他的胸口里像有一万只马蹄在奔腾，再也爬不动，靠着角门口的一垛苜蓿，给自己恢复体力。他怕自己会突然瘫掉。

突然，带着一股甜丝丝味道的苜蓿草堆里，一个细微的声音，又把哈尼吓得半死，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乌龟，把头缩进腔子里去。他的脸颊贴着满地乱草和牲口粪便，过了很久，才听清了苜蓿草垛里的声音，羸弱，孱细，像他铁匠铺里羊皮风囊轻微的漏气声，他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把手伸进草窝。

哈尼摸到了一团绸子。艾德莱斯绸，没错，只有艾德莱斯绸的手感，才会那么厚重、紧密，让人觉得踏实。张老板丝绸百货庄里售卖的湖州丝绸、杭州丝绸、上海丝绸……从口里汉人们那里贩运来的所有丝绸锦缎，都像贱人的嘴巴，只会哄得女人们眼睛高兴、耳朵高兴，却轻薄得指头也能捣出一个洞，只有咱新疆和阆的艾德莱斯绸，能让人的手指头颤抖。去年冬天，鸯格为他生下第三个儿子时，竟然放肆地提出，让哈尼去街对面张老板的丝绸百货庄，给她扯八尺湖州丝绸，做一件花裙子，哈尼一撇嘴：绵羊的成就是肥

膘，女人的功劳是怀抱，你生了满炕的儿子，还有脸提要求？想要花绸裙，你就赶快生女儿，只要给我生一个女儿，我就给你做一件艾德莱斯花绸裙。

那团让手指颤抖的艾德莱斯绸，却包裹着一团肉，一小团比出生三天的柔软羔皮绒毛还要细嫩的肉。哈尼从草窝里拽出那团绸子时，顺带把一个小人拽了出来，那小人小得仿佛比包裹在外面的艾德莱斯绸还要轻。一管羊羔羔似的叫声，轻得像一缕烟，摸上去的一张小脸，比张老板的湖州丝绸、杭州丝绸还要细腻、滑溜。哈尼不敢再摸了，他怕自己攥了一辈子铁锤的那只手，积攒在指掌上的坚硬胼胝，划破孩子的脸皮。

哈尼将那团艾德莱斯绸和小人，揣进怀里，狗一样连滚带爬，拱出角门。

直到吃饱了白杏，哈尼也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走出白佛庙巷，走出了龟兹城。哈尼借着黎明前的曙光，观察这座杏园。杏园的房子，竟然距他很近，园子的主人，早逃得无影无踪，几只鸡，在满园子白花果实熟透的杏树下，懒散而悠闲地啄食，不时好奇地斜一眼哈尼。哈尼回过头，朝逃出来的龟兹城望去，白佛庙、清真寺和县衙方向，有红色的火焰、黑色的浓烟，一柱一柱朝天倾吐，把东方逐渐升起的阳光，涂抹得像一疋脏兮兮的白棉布。

哈尼从怀里掏出那团绸子，这才发现，自己的双手上，衣服上，绸子上，到处是干结的血迹。绸包里的婴儿，露出一张粉嫩的小脸，两只清澈如水的眼睛，盯着哈尼，盯得哈尼的一颗心，瞬间融化成一摊水。哈尼随手从树枝上揪下一枚熟透的白杏，在衣襟上擦了擦，用指甲轻轻将杏皮掐破一个小口，将破口的杏皮对准婴儿的小嘴，轻轻挤压，一个比杏仁儿大不了许多的嘴巴，竟然咂巴咂巴吮吸起来，绸包里的小手小脚，开始兴奋地踢蹬。

七八枚白杏入腹，那张小嘴再不愿张开了，扭头躲，蜜糖般的杏汁，抹花了一张小脸。哈尼小心翼翼解开绸包，平摊在树下，露出一个白嫩嫩光溜溜的婴儿，手舞足蹈，冲哈尼音调含混地笑。婴

儿的肚脐，在肚皮上翻露出一截，脐带绞断处，仍然遗留着一块尚未脱落的黄痂，显然，这是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

展开包裹婴儿的绸子，竟然与昨天早上小铁木尔在白氍子巷挥动的木杆上悬挂的那块艾德莱斯绸一模一样，赤红的经纬底线，白蓝黑三色丝线绣出的卍字花边，黄色的流苏，居中缝缀四个金黄汉字、一排维吾尔文字。一片片血渍，在绸面的字迹上、流苏上干结成团，洒出一片一片的铁锈红。

绸面上的字们，也许认识哈尼，哈尼却不认识字，一排方方正正、一排曲曲弯弯的字，都冲着哈尼谄媚地笑。

婴儿两腿间蚕蛹般的一只肉虫虫，突然有了动静，一股被阳光照得清亮的水，从肉虫虫的口里吐出，抛一个晶莹的弧线，浇在那几个方方正正的汉字上。

第一章

玉关早春听归鸿^①

黄笛声脱掉穿了一个冬天的毡筒靴和羊毛袜子，把亲热惯了道路的双脚，抬举上平时伺候屁股的胡凳，半眯了双眼，舒服地放松。外间的收报干员艾力力，头上两个胶皮耳套也没摘，摔摔打打撩开棉门帘，见他的两排脚指头，像十个在闺房里养得煞白的美人，彼此正唧唧歪歪地起腻，顿时紧蹙双眉，掩起了鼻子，抵挡满屋子的脚臭味，将一份电报扔给他。

电报上的文字，精短得不能再简略：新疆省阿克苏县多浪镇黄家大车店黄笛声月底即归王臣。电报上写着的日期，是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初一。

这是黄笛声当电讯干员三年多来，收到的唯一一份私人电报。他急急忙忙将后跟破着一个大洞的羊毛袜子塞进毡筒靴，连刚刚抠过脚丫子的手也忘了洗，来到外间，一颗管束不住的心，像养在后院的一群鸽子，咕咕地叫。

冲着坐在收报机前的艾力力，他的脸皮已经严肃得像监狱。艾

^① 明，胡若思，《送陈员外子鲁奉使西域》。

力力急忙摘下皮耳套，耷拉着眼皮，接受训示：“这电报里的王臣嘛，我的阿达希^①；你嘛，不要到处学喜鹊叫。”

艾力力仍保持着貌似恭顺的面皮，一言不发。

保密训示是必要的。县电报局，只有他这个唯一的局长和艾力力一名干员，另雇了一名闲杂，骑骡子送电文、巡查电报线路。虽说两人是县简易师范的同窗，毕业后又同一期去迪化上的电讯培训班，但这艾力力，仗着家里在温宿县有数百顷稻田，父亲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巴依（地主）老爷，根本没把他这个局长放在神龛里，做事也不省心，经常像一头上了套还在发情蹦跶的骚驴，骄傲地摇晃着一头鬃毛似的卷发，将两根亮晶晶的电镀铁环连着的皮耳套，挂在脖子上，一根连着铜插塞的胶皮线，从肩膀上垂下来，晃荡在胸前，常溜去隔壁邮局，站在柜台一角，挑逗着邮局里的两个鸯格，嗤嗤嗤地笑，或者跨在自己停放在门口的那辆多浪镇唯一的自行车上，勾引两个鸯格走出来，站在邮局与电报局相邻的巷口间，继续咕咕咕地说，嗤嗤嗤地笑。黄笛声总担心，艾力力会在那些鬼祟的笑声里，将来往电报里的各方消息，随口透露给邮局的两个女娃子。

有一天，艾力力忘了插紧嘴上的闷，忍不住给黄笛声转述了一段笑话。隔壁的两个鸯格，年龄大的那个说，我们邮局的电话线，跟你们电报局的电报线，就像夫妻俩，你们在上，我们在下，整日绕着一根竿子忙，都靠那根黑黢黢的电线竿子撑着……后边的话，肆无忌惮地朝人的身上绕，说不出口了。

黄笛声走进后院，打开檐下一只柳编鸽子笼，捉出脚套红铜箍的一只蓝羽鸽子，将卷得仔细的一根小纸棍，夹进鸽腿的铜环里，扬手将鸽子撒上天。他一直有些怀疑居麦·玉山这些鸽子传递信件的可能性，现在，终于有机会试一试了。他仰脸盯着鸽子，在天上拐了一个弯，唿哨一声，朝着反帝街方向飞去，直到蓝羽鸽像一枚钉子，消失在瓦蓝的天空中，这才折回电报室。

① “阿达希”，维吾尔语：朋友。

他点指示意艾力力，再次摘下皮耳套，继续板着脸：“艾干员，我嘛，去一趟亲苏街，到县府公干，你嘛，好好值班，值班期间，不要随便出去蹦跶。你发现没有？最近的电报突然多了起来了，上礼拜六十四件，每天都超过十件，就连六十五旅那些回回兵，最近都被撵到演武场操练，也不敢出来逛街了。那些电报的内容，你嘛，都看得懂吧？口里两个党，正在打仗，知道吧？一旦耽搁了哪份绝密电报，就算我把头上这顶局长帽子白送给你，你嘛，尕尕^①的一个脑瓜，也戴不上。”

临出门，黄笛声指了指钉挂在电报室和自己办公室门框上两个厚重的棉布门帘说：“三月半城柳絮舞，早春已度玉门关。这棉门帘子伺候了咱们一个冬天，也该取下来歇歇了，你顺便把外面这个生铁炉子和铁皮烟囱都拆下来，放回后院的库房里去。”

黄笛声知道艾力力畏惧什么。艾力力读的是新式学校，古文底子几近于无，汉语也说得不是很流畅，平时翻译电报中的冷僻字词，总要求助于黄笛声，而黄笛声念的则是私塾，能触景生情，随口吟出几句古诗词，汉语又是他的母语，所以，黄笛声在与艾力力说什么比较要紧的话时，总要夹杂几个骈偶句子，会说维吾尔语的他，偏不说维语，只说汉话，说半文半白的句子，故意让这个不省心的属下头疼。黄笛声没给艾力力说实话，他并没有朝北，去亲苏街的县衙，而是拐过东方礼拜寺，沿着南大街，直接回家去。

阿克苏县城，因紧傍西边的多浪河，民间将曾经聚落在码头边的百来户各族流民，称作多浪村、多浪镇。光绪初年，担任阿克苏最高长官的道员罗长祜，借助他的湖南籍乡党左宗棠当年在新疆平叛的显赫威声，言辞恳切地奏请光绪帝批准，由朝廷拨付了十万两雪花银，循着多浪河畔左宗棠属下督军张曜，当年留下的督军行辕的上百间破旧军营，将县衙从七八里外的温宿老城，移建到多浪镇来，原来的温宿县，另设为丞县，附属了阿克苏。短短一个甲子，

① 西北方言。尕：小；尕尕：指屑小的、不起眼的。

宣统逊位，大清丧国，皇帝不复，民国执阙，新县城的一个十字四条街，却已蔚然成势。以毗邻电报局和邮局的东方礼拜寺前的十字街心为轴，分为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盛世才狂妄地把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和他自己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当了十二年“新疆王”的那些年，多浪镇由阿克苏行政公署、财税局、制钱局和一大片兵营占据着的东大街，因朝向口内，更名为反帝街，而朝着北面苏俄方向，拥有县政府、县党部、警察局、报馆和简易师范学校的北大街，则更名为亲苏街，盛世才与苏联翻脸之后，两条街的名字也没更改，一直沿用下来，而由回、汉、蒙古、哈萨克各族市民和数百家杂货商铺、关内关外各地流民混居的西大街和南大街，仍保留着旧时名称。

若论城郭的规模气势，这多浪镇，不仅难以与汉唐以前就已垛堞筑城的喀什噶尔（今喀什）、和阗（今和田）、龟兹、莎车几座南疆大城比肩，就连附近的温宿、拜城、乌什、轮台几座老县城，也不大瞧得上这里。但这座新城，却少了那些陈旧老城的腐气、暮气。清末，沿天山一线修葺一新的塔里木盆地北缘官道，毗城而过，民国十五年，又废掉了多浪河码头，架起一座直通东西的七拱大石桥，大清的阿克苏县衙、道台府衙、中华民国的行政长官公署，都选在此地设立衙门、驻扎军队，这小小的多浪镇，便日渐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缘、天山南麓、丝路古道上，一个回汉杂居、商贾云集、各族辐辏之地了。俄、英、波斯、天竺、土耳其诸国的买办商旅，大多也会在此勒马驻驼，搜寻生繁发财的机会，若加上国军整编六十五旅三千多官兵和近千家属，多浪镇此时的人口，已是三万有余，比起一般县城来，自是繁华得多。但口头上，人们依旧把官方文书里的阿克苏城，唤作多浪镇，轻易不会改口。其实，那“多浪”的意思，已经重叠包含在“阿克苏”的名称里了^①，只不过，“多浪”是汉语，仅指这座小镇，“阿克苏”的维吾尔语称谓，则把

① 维吾尔语的“阿克苏”，有白水、多浪之意。

整个新疆建省后命名的第四行政长官公署所辖区域，全都囊括在内了。

南大街不足二里长。一个大院子围起来的几十间客房和一溜牲口棚子，便是黄家旅店。临街面东的黄家旅店，原本紧挨着南门的城门楼，城门外，横卧着迪化通往喀什噶尔的南疆唯一官道。王三的电报里，仍将他家的旅店，称作“黄家大车店”，那已是日本人投降之前的名称。不仅仅是旅店的名称变了，就连紧挨着旅店的城门楼，也在王臣走后次年春天，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民族军的吾斯曼骑兵大队攻打多浪镇时，被俄式小钢炮轰塌了。常年在他家半个院子里投下巨大阴影的青砖门楼，如今只剩下一个糟烂的豁口，如今，站在黄家旅店门洞前，就能看见官道上来来往往的人、车和牲口，卷起一幕一幕的灰沙黄尘。砖包皮的雉堞，剥落了大青砖，只剩夯土，土墙里拱出一簇一丛怪柳、胡桐等耐旱植物，城墙一边的半截烂土墙，直抵着黄家旅店的南侧院墙，倒塌下来的青砖灰石，在旅店的山墙下高低错落地堆垛着，踏着那些砖石，可以径直登上他家的房顶。

边城春色向来迟，唯有梨杏斗花艳。攀上屋顶，多浪镇周长不足十里的城墙围裹的一个十字四条街，在百草万果尚未萌芽的这个早春，仍是灰突突的一大片，视野尽处，天山之巅的托木尔峰，显得更近了，皑皑的白雪和黛青色的冰川，都透着一线幽幽的蓝。视野近处，除了大十字东方礼拜寺、亲苏街陕回寺的圆屋顶，以及镶嵌在两个圆屋顶上的蓝色琉璃球、高擎在琉璃球上的半圆形铁月亮，满城尽是焦黄色的平顶泥屋，就连反帝街的行政长官公署、亲苏街的县衙也不例外。民国三十年，担任阿克苏行政长官的黄民孚^①，在西大街贴着西门所建的一座泥皮屋顶的电影院，也在民族军的炮火下焚烧殆尽，如今只遗下一摊焦黑的积炭，毗邻电影院的一面城墙也熏黑一大截。西门外王臣家的苹果园里，杂植的一株香梨树，

① 黄民孚（1901—1999），原名黄火青，中共党员，湖北枣阳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市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

已擎起一树粉粉白白的梨花，三枝两枝，娇艳到焦黑的城墙里面来了。

黄笛声打开屋顶一排鸽房的笼门，盯着亲苏街方向瓦蓝碧透的北方天幕。旅馆院子里，正在敲敲打打拾掇一辆旧马车的父亲黄老板，在牲口棚里饲喂两头灰驴的母亲格尔楞，都发现了站在屋顶的他，母亲格尔楞抬头起声，招手唤他，他也不应，只是扭头看着天山之巅的托木尔峰和横亘在山际的冰雪达坂。他听见母亲格尔楞又在对父亲嘟囔着买马的事了。

黄笛声突然烦躁起来。为他当上这个电报局长，父亲黄老板已经花掉了开大车店二十余年的积蓄，具体多少大洋，父亲没说，他估计，那必定是一个让他心焦意乱的数字，不然，父亲不会瞒着他。同样不知道数字的额吉^①格尔楞，却仍然不满意，觉得儿子这个局长，应该配套一匹枣红马、一件外套丝绸坎肩的锦缎长褂，最不济也该置办一套毛呢料子的中山装，她总是不忘对黄老板唠叨，儿子的一身局长行头，起码不能比手下干员艾力力太差。出身迪化一个参议员家庭的额吉，懂得人要衣装、马要鞍鞴的道理。

看见天幕上箭簇一样朝自己射来的蓝羽鸽子，黄笛声心里正在涌动的烦恼，瞬间消失了。王三当年说的确实不错，居麦·玉山恐怕真的属鸟，把鸽子养成精了，羽毛泛着蓝丝绸般锦绣光泽的鸽子，落到他脚前的一瞬间，黄笛声也相信了，这个世上，确实有能够鸿雁传书的鸽子。他从鸽腿上抽出回书，搓开了小纸卷：“散了班即刻过来”。黄笛声撕碎纸条，把鸽子关进鸽笼，从鸽房旁边的一个扎口的袋子里，抓一把玉米，撒进笼子，又将饲料袋口扎紧，顺着黄老板搭在檐下的梯子，直接下了自家的院子，转脸看着父亲黄老板：

“爹，王三从长安城发来电报了。”黄笛声当年的启蒙恩师张静初，心里郁结了浓重的汉唐情愫，始终把那座早已更名为西安的大

① 蒙古语，额吉：母亲，妈妈；阿布：父亲，爸爸。